

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
楊帆、葛沖 北京報道

「港人治港」多方面勝港英

周南：「一國兩制」

成功落實

借華夏復興強勢 香江更繁榮穩定

■周南指「港人治港」比英人治港有過之而無不及。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 攝



落實偉大構想 佩服鄧公遠見

香港回歸15年，甚麼令周南感慨良多？曾親身參與回歸進程的周南向記者答道，這麼多年，他感觸最深的，還是香港的順利回歸以及回歸後「一國兩制」偉大構想的順利實施，都與鄧公的英明領導和親自指揮分不開，與他的遠見卓識分不開。他形容，「鄧公作為一代偉人，他對一些複雜問題，都看得深，看得遠，看得準，他對香港理解的深入也是無與倫比的」。

鄧公熟港情 親指揮回歸

周南回憶道，鄧公生前對香港的情況非常熟悉，而且對香港形勢的發展也有高度的預見性。「他總是在關鍵的時候，在關鍵的問題上，做出關鍵的指示。正是由於我們大家貫徹了這些指示，才實現了香港的順利回歸，才有了後來的局面。」

鄧公從1982年9月第一次與戴卓爾會見，就定下基調，聲明中國1997年收回整個香港地區的決心，指出將來按「一國兩制」的辦法，爭取和平解決，但同時做了兩手準備，在談判的每一個階段，如駁斥「主權換治權」和「中英共管」的謬論，在駐軍問題上，在過渡時期的聯合聯絡機制問題上，在同彭定康為代表的「三違反」的政策變化進行堅決鬥爭的問題上，鄧公都做了及時而明確的指示，指導了回歸的順利進行。

正確估形勢 保港續繁榮

令周南佩服的是，鄧公英明之處，還在於他在當時，就已對香港回歸之後，可能出現的局面和政策方針的主要方面，做了深刻細緻的分析和全面的指示。周南透露，在《基本法》制定過程中，鄧公最關心的一個問題就是，如何保證香港回歸後持續穩定和繁榮。而要保證做到這一點，就要對形勢做出正確的

估計。

周南認為，香港正趕上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突飛猛進的歷史機遇，且背靠祖國，面向世界，與祖國內地相銜接，佔據了天時、地利、人和。他說：「鄧公堅信今後中國會發展得越來越好，同時他也堅信，香港人一定會把香港治理得很好。『一國兩制』必然成功。這是形勢的主導方面。」

與此同時，鄧公也頗有遠見地指出了香港可能存在的穩定、不穩定因素，提出一定要設計和建立一個適合香港現實的政治體制，而非照搬西方的制度。因此《基本法》才規定了香港特區採用「行政主導」而不是什麼「立法主導」的政治體制。引進民主機制，則必須遵循循序漸進，均衡參與的原則。他強調，要實行「港人治港」、高度自治，不該管的事情，中央堅決不干涉，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央無所作為。15年來，正是經歷了「居港權案」和政治體制發展等問題的處理，人們更加深入地理解到「一國兩制」是一個完整的概念，不能只強調一面而忽略另一面，理解到特區在實行「港人治港」、高度自治的同時，必須維護國家的主權和統一，尊重和維護中央依法行使的權力。

周南說，《基本法》後來定出來的規矩就是這樣的規矩，今天也是依照這些規矩和框架來做的，正因為有了這些，才保證了香港15年來的穩定繁榮。隨著形勢的發展，人們在「一國兩制」實施過程中，還會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有這樣和那樣的創新和發展，而這一切發展也不能離開《基本法》的總的框架。

他說，在其有生之年，能夠參與香港回歸的全過程並能看到10年來「一國兩制」偉大構想的成功實施，的確是畢生的最大榮幸和倍感欣慰。

今年正好是周南離開工作崗位的第15個年頭。儘管早已從「一線」退休，但周南仍然十分關注香港的發展。他說，過去15年，香港特區在貫徹鄧小平「一國兩制」這一偉大構想上取得巨大成就，這已是舉世公認的現實。「如果說，在回歸之初，還有人懷疑『一國兩制』是否行得通，這個懷疑在10周年時就已經消散了，甚至連以前預言香港要死亡的那些人，都作了檢討。」

國家支持香港克服挑戰

周南指出，「一國兩制」這一偉大構想，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。過去二三十年間，遵循着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，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發展之快不但在中國歷史上，在世界歷史上，都是獨一無二的。與此同時，香港也取得了長足發展。

「有祖國的大力支持，香港在亞洲經濟體中的表現是比較突出的。比如說，先後克服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，2003年沙士疫情，以及2008年的金融風暴，而且保持了高增長速度和高就業率，這些都很不簡單。」周南說。

港人對祖國歸屬感日增

這些年間，周南也親身感受到，隨着祖國的日益強大和「一國兩制」的順利實施，港人對祖國的向心力、歸屬感也在不斷增強。他說：「回歸之初，我接觸的很多港人，你問他是哪裡人，他說他是香港人，不說他是中國人，而現在，更多的人以既是港人又是中國人為榮，祖國的偉大成就，香港人確實也作出了一份貢獻。」

周南認為，過去15年間，香港與內地之間的互利合作不斷加強，實現了互利共榮。背靠正在高速發展的中國，祖國給予了香港全方位的大力支持，這是香港的幸運。

「15年的實踐證明了『一國兩制』這一偉大構想，是個科學的構想，是實事求是的，具有強大的生命力，不但是行得通，而且實施得卓有成效。它也是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唯一可行的辦法。」周南說，儘管「一國兩制」將來在不同的地區實施時，在具體的方式上會有需要調整的地方，但總的原則還是應該行得通，必然會行得通的。

對港未來發展充滿信心

周南語重心長地表示，希望兩地民眾能在接觸中互相包涵，取長補短，實現優勢互補。「特別是希望看到，香港穩定的因素不斷增強鞏固，不穩定的因素逐漸減少，這樣才有利於香港長期持續穩定繁榮。」

展望香港的未來發展，周南充滿信心。他相信，未來五年到十年，香港將更加穩定、更加繁榮和更加和諧，「一國兩制」和香港《基本法》將得到更加全面的貫徹和落實，香港和內地互利的合作也將更加全面深入，香港人也會越來越感覺到作為中國人的光榮，分享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成就並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。

關心港事 留意「拉布」

雖然已經離開香港工作崗位15年了，但周南依然堅持每天看港報，「特別是《文匯報》、《大公報》，而香港一些朋友到北京來，時常也會到周南家中坐坐，和他談談香港的情況。儘管周南自稱「還在跟蹤一點香港的情況，了解卻談不上」，但記者發現，周南不僅對香港過去如數家珍，對香港的最新情況亦十分清楚，還知道最近香港的一個熱門詞——「拉布」。

「我翻翻報刊，最近老是看到『拉布』一詞，一開始搞不清這是什麼意思，看多了猜想可能是不停提垃圾修正案，拖延耗費時間。跟西方議會裡，議員投票時故意鴨步鴨行估計是異曲同工。」在向記者仔細了解「拉布」的具體含義後，周南表示，其實西方的政治制度弊病很多，「佔領華爾街」雖然規模不大，但是一個信號。現在西方人自己不是也開始反思檢討他們的制度了嗎？」

閒來讀古書 賦詩抒胸臆

每逢香港回歸祖國的重要紀念日，記者都想創造機會採訪周南先生，感受時光荏苒中這位外交家的長者風采，領略傳統文化衣鉢下這位詩人的文心詩魂。

再次置身於周南先生的客廳，記者環顧四周，還是那派書香古色：沙發後整牆的書櫃放滿線裝書；多寶格裡擺着複製的古董器物；古今名人字畫散發着書卷氣息……

記者留意到，客廳正面牆上新添了一幅北宋詩人書法家黃庭堅的行草名篇《花氣詩帖》。「黃山谷的這幅書法是我女兒在台北故宮博物院買的仿品。」周南說着，便不由地吟詠起來：「花氣薰人欲破禪，心情其實過中年。春來詩思何所似，八節灘頭水上船。」

為了回應友人頻頻送花催詩的請求，黃庭堅此詩以八節灘不易行船的典故，形容詩思之難，如逆流而上。而周南先生的詩作靈感，則是深植厚積，觸機而發，水到渠成。

歷練人生 不凡佳作

從大學時代加入地下黨，到奔赴抗美援朝戰場，從派駐巴基斯坦等使館，到常駐聯合國，從回國任外交部領導，到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……投身革命的理想和熱情，戰場血與火的考驗，折衝樽俎的外交歷練，香港回歸進程的歷史見證和親身推動，這些大開大合的人生經歷，跌宕起伏的風雲際會，令周南的詩詞內容具有非同一般的廣度和厚度。正如香港國學大師饒宗頤稱讚他的詩：「偶有所作，軒軒逸氣，吐句清警，波瀾壯闊，不同凡近。」

而自青年時期以來，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淫陶冶，古典詩詞的長期積澱，使周南得以從容駕馭詩詞載體，直抒胸中塊壘，而格律縝密，用典引伸，如大匠運斤，無斧鑿痕跡。相對於時下庸庸雅雅的「老幹體」和大行其道的「羊羔體」，周南的古典詩詞，似乎更接近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餘緒。難怪國學大師錢鍾書讀周南的詩詞，是「文質並茂，氣骨獨尊」。

閱聖賢書 一大快事

曾言「餘事作詩人」的周南，在退休賦閒後，將

閱讀中國傳統典籍作為自己的最大事功。他告訴記者，現放在客廳書櫃的是商務印書館最早出版的影印善本《四部叢刊》，「這是我這輩子的財產」。時常翻閱這些線裝書，與古聖先賢神交意會，是周南人生的一大快事。

「我不要真跡，真跡放我手裡還覺得慌。」周南先生遞給記者一本影印的宋版善本說：「國家圖書館曾經印刷了一批古籍善本，我買了一些，這是好東西，可惜現在不賣了。我一直提倡中國的圖書館，包括國外的圖書館，好好整理一下中國傳統的文化典籍，將中國善本圖書，用現代的高科技影印出來，讓更多的人看到，而不是爛在善本櫃子裡。這些國寶本身是珍貴的藝術品，又是一個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。」

人詩合一 漸入化境

隨着時間的沉澱，閱歷的豐富，周南品讀詩詞經典的取向也隨之變化。他說，年輕時，喜歡陶淵明快的詩詞，到了中年，偏好杜甫、李商隱、蘇軾、辛棄疾等人的沉鬱詩作，而現在，陶淵明的詩文則是他的最愛。事實上，周南的詩文似乎亦是如此，隨着歲月慢慢流變。

「春草年年綠，秋花歲歲黃，無言天共老，明日又重陽。」談及新近的這篇五絕，周南引述《論語》出處道：「子曰：天何言哉，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」這首詩，或許折射的是這位85歲長者亦儒亦禪、返璞歸真、人詩俱老的化境。

豆豆相伴 黃犬偕老



■周南和他的愛犬豆豆。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攝

記者每次拜訪周南家，都見到周南愛犬——豆豆活潑的身影。周南說，「只要有客人來，牠都要出來會一會」。

周南告訴記者：「豆豆剛來時很小，我經常把她放在口袋裡，晚上都是我餵牠，和牠在一個屋睡覺，所以牠認我是唯一的主人。我睡覺前，牠就潛伏到我的床裡，不肯出來，等我關了燈，牠悄悄出來啦，等我睡着了，牠打起呼嚕，有時被牠的呼嚕聲吵醒，有時半夜醒來，覺得不對，怎麼後面有人啊，一看是牠背頂着我。」

問及豆豆多大，周南對記者說，「老啦老啦，已經掉了牙啦。狗1歲相當於人的8歲，牠現在12歲了，算起來比我都大。」

周南去年有詩，提及豆豆：「黃犬偕老，相偕碧水灣，伊人行跡杳，坐待日衡山。」他解釋道，「去年國慶節去郊區，我旁邊沒有別人，只有牠靠着我，在湖邊看着夕陽下落。」

「豆豆與我形影不離，這是我人生最後的伴侶了。」周南邊說邊輕輕撫摸着豆豆，「將來牠身後也要長期陪伴我們。」

■周南閒來喜愛閱讀。資料圖片

